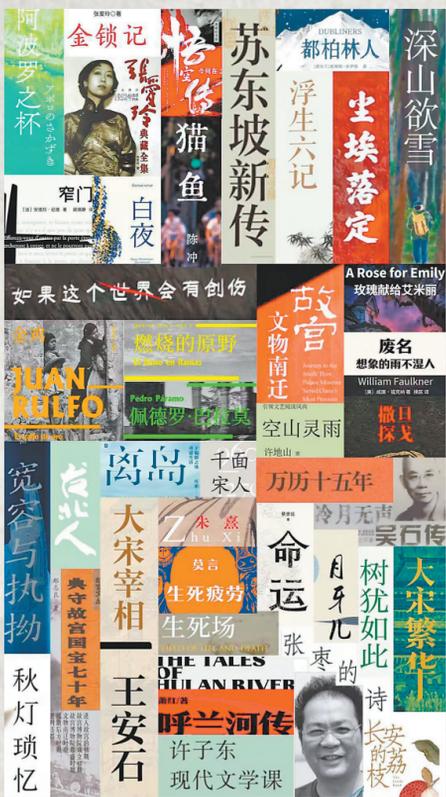


编者按：书对每个人的意义都不一样，它让我们的生活更温暖，内心有力量。2025年已经过去，那些阅读记忆依然清晰，书籍会帮我们记住过往的时光和情绪。本期，我们来分享三位读书人2025年的阅读感悟。



# 我的2025读书报告

## 三百六十五页

□ 龚艳平

不屈的力量在文字间流动。书中交织的智慧星光最终都在指向一个简单却深刻的方向——在每一次跨越思维边界的对话中，我们都可能遇见更开阔的自己。

《老舍对谈录》《大国大民》等试图勾勒时代地域的面貌和风流人物群像，而《少年发声》《此生未完成》等则如一把精准的手术刀，剖开浮华，直指个体的生命体验与内心真实。

《浪潮将至》《智人之上》等则进一步将这场眺望，引向了更深刻的科技伦理与人类身份反思。《浪潮将至》以更迫近的笔触描绘了AI、脑机接口、生物技术等即将带来的颠覆性变革。

未来已来，这些书给人最大的启发，不是具体的技术预言，而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思维重塑——如何在未来浪潮中锚定“人”的位置。

## 在旷野里相认

□ 谢龙龙

年底，某读书平台的2025年度读书报告如约而至。一年里，读了42本书，与37位作者相遇，连续21周保持每天阅读，留下了977条笔记，阅读情绪是充盈与沉静……往日的时光被具体描绘，可感可视。

文学最动人的书写，在于对生命的千姿百态都抱有一份包容和悲悯。读诺贝尔文学奖作品《撒旦探戈》，犹如在泥泞和雨中艰难步行，拉斯洛的笔触像一个移动的摄像机，缓缓呈现了一个衰败的村庄和破灭的希望。



▲《大宋繁华：造极之世的表与里》 湛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

也影响到了莫言。《生死疲劳》里六道轮回的奇幻笔触，把中国乡村半个世纪的风雨沧桑都揉进了字里行间。那些轮回为驴牛猪狗的生灵，在泥泞里生长，这份坚韧又蓬勃的生命力，像高粱地里生生不息的野草。

土地承载的悲欣，都是人类共通的情愫。历史是无数鲜活的人交织在一起，理解人性是读懂历史的第一步。56岁的作家李一冰在台湾含冤入狱，源于个人的精神自救，与东坡的生命共鸣，以及对历史公道的坚守。

对历史全面公正的叙述，像鱼饵引诱着我。《千面宋人——传世书信里的宋大夫》以信证实、见字如面，让我们看到了苏轼、司马光、蔡襄、黄庭坚等文人跳动的心灵，让历史发出光热。

阅读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，我也从阅读中看见了生活的另一面和更多的可能。一些独特个体的生命体验在书中延续，也替我经历。沈复的《浮生六记》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打捞诗意与感动。

在不确定生活里，书籍是内心的森林，连着大地，紧紧地锚住我们，让我们在喧嚣中守住真心，在变化中找到力量。

读书记行，与自己握手，与万物言和。

## 摆渡此岸：何以安身？

如果说历史阅读是让人得以俯瞰长河，那么对“现在”的阅读则要求我们沉潜下去，倾听时代的声音，触摸脚下的土地，感受生活的细节，还有那些喧嚣下具体而微的人声。

《大国大民》从山川地理、历史烟云与人烟烟火中，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的生动画卷。读罢此书，我们获得了一种全新的视角——一种在历史纵深与地理经纬中，重新理解脚下土地与自身来路的角度。

《史记里的中国》中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力量。无论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，《史记》所闪耀的，是那种“不忍、不甘、不愿当奴隶”的、不可屈服的尊严光辉。

《西线无战事》在德国的销量已突破120万册。但直到二战结束，雷马克依然是被德国驱逐在外的流亡作家。近百年后的今天，大小规模不一的战争，依然在我们生活的这颗地球上，不知疲倦地发生着。

今天，通过58种文字，《西线无战事》被近3000万的全球读者认真捧在手心里。它也是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，读到过最好的反战小说。大概因为历史并不总是向前，历史经验并不总被有效吸收，所以，只要战争还存在，“反战”就不会成为过去时；只要战争还存在，雷马克那句“任何军装也无法找到孩子的尺码”的呐喊，隔着百年的光阴，依然震得读者耳膜生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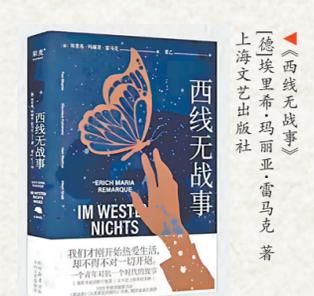
雷马克的写作野心，是想要书写这场有1654万人死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那么，他的书写是如何抵达这片无人抵达过的、痛苦的野蛮深海呢？从叙事策略角度看，他写了4个新兵的故事。他们是4个19岁的孩子，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是长达几年的杀戮。

## 眺望彼岸：何以为人？

从历史的纵深和当下的复杂中抽身，将目光投向远方，《2049：未来10000天的可能》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眺望未来的窗。凯文·凯利的预测——智能眼镜构建的“镜像世界”、AI重构的工作与人际关系——既令人神往，也带来不安。

《西线无战事》在德国的销量已突破120万册。但直到二战结束，雷马克依然是被德国驱逐在外的流亡作家。近百年后的今天，大小规模不一的战争，依然在我们生活的这颗地球上，不知疲倦地发生着。

《西线无战事》在德国的销量已突破120万册。但直到二战结束，雷马克依然是被德国驱逐在外的流亡作家。近百年后的今天，大小规模不一的战争，依然在我们生活的这颗地球上，不知疲倦地发生着。



▲《西线无战事》 德埃里希·雷马克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

# 清浅的语言可以抵达无限的深刻

□ 周颖

1930年，距离它初次出版还不到一年时间，《西线无战事》在德国的销量已突破120万册。但直到二战结束，雷马克依然是被德国驱逐在外的流亡作家。近百年后的今天，大小规模不一的战争，依然在我们生活的这颗地球上，不知疲倦地发生着。

今天，通过58种文字，《西线无战事》被近3000万的全球读者认真捧在手心里。它也是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，读到过最好的反战小说。大概因为历史并不总是向前，历史经验并不总被有效吸收，所以，只要战争还存在，“反战”就不会成为过去时；只要战争还存在，雷马克那句“任何军装也无法找到孩子的尺码”的呐喊，隔着百年的光阴，依然震得读者耳膜生疼。

雷马克的写作野心，是想要书写这场有1654万人死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。那么，他的书写是如何抵达这片无人抵达过的、痛苦的野蛮深海呢？从叙事策略角度看，他写了4个新兵的故事。他们是4个19岁的孩子，人生的第一份职业是长达几年的杀戮。